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复活（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李辉凡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复活 (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李辉凡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下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李辉凡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5-7574-2

I. ①复… II. ①托…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0741 号

书 名 复活 (下)

责任编辑 郭 静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4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574-2 / I · 242

定 价 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二部

- 六 / 245
- 七 / 250
- 八 / 254
- 九 / 257
- 十 / 264
- 十一 / 268
- 十二 / 271
- 十三 / 274
- 十四 / 279
- 十五 / 285
- 十六 / 290
- 十七 / 294
- 十八 / 297
- 十九 / 301
- 二十 / 307
- 二十一 / 311
- 二十二 / 315
- 二十三 / 318
- 二十四 / 322
- 二十五 / 329

二十六 /	334
二十七 /	336
二十八 /	342
二十九 /	346
三十 /	352
三十一 /	356
三十二 /	359
三十三 /	365
三十四 /	369
三十五 /	374
三十六 /	377
三十七 /	381
三十八 /	386
三十九 /	390
四十 /	396
四十一 /	400
四十二 /	406

第三部

一 /	411
二 /	414
三 /	417
四 /	420
五 /	423
六 /	427
七 /	431
八 /	434
九 /	438
十 /	441
十一 /	443

十二 /	447
十三 /	452
十四 /	455
十五 /	458
十六 /	460
十七 /	464
十八 /	467
十九 /	470
二十 /	475
二十一 /	479
二十二 /	482
二十三 /	486
二十四 /	489
二十五 /	494
二十六 /	498
二十七 /	502
二十八 /	505
名家评论 /	511
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年表 /	513

六

涅赫留多夫从小屋出来时，脑袋又在小屋的门框和门廊的门框上碰了两次。穿白色的、烟色的和粉红色的衬衫的几个小孩儿都还在等着他。另外几个新来的小孩儿也凑到他身边来。还有几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其中，包括那个瘦女人，她毫不费力地抱着那个脸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拼成的小圆帽的娃娃。这娃娃的小脸显得十分苍老，不断地怪笑着，抖动两只痉挛的大拇指。涅赫留多夫知道这是痛苦的怪笑。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阿尼西娅。”年纪大的孩子说。

涅赫留多夫转身去对阿尼西娅说话。

“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问，“靠什么过日子呢？”

“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阿尼西娅说着便哭了起来。

那个苍老的娃娃整张脸都怪笑起来，扭动着他那像蚯蚓一样的瘦腿。

涅赫留多夫掏出钱夹，给了她十卢布。他还没有走出两步远，就又有一个人抱小孩儿的女人追上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然后又是女人，都在诉说自己的穷苦，求他周济。涅赫留多夫钱夹里的六十卢布零票子全散发掉了，心里非常难过地回到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里。管家满脸微笑地迎接他，并告诉他，农民今晚集合开会。涅赫留多夫向他道了谢，但并没有进房间里，而是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漫步，思考着他刚才看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起初很安静，但后来涅赫留多夫却听到管家的厢房里有两个女人的吵闹声，中间还夹杂着管家的平静的带笑的说话声。涅赫留多夫留神听着。

“本来我就精疲力竭了，你干吗还要从我的脖子上扯十字架^①呢？”
一个女人愤懑地说。

“其实它刚刚跑过去，”另一个女人说，“我说，你就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呢，这样就连孩子也没有奶吃了。”

“要么是交钱，要么就做工抵偿。”管家平静地回答说。

涅赫留多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台阶上。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农妇，其中一个显然已经怀了孕，快要分娩了。管家两手插在帆布大衣的口袋里，站在门廊的台阶上。两个农妇看见涅赫留多夫，就不做声了，开始整理从头上落下来的头巾。管家则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堆出笑脸。

据管家说，事情是这样：农民们经常故意把自己的小牛甚至奶牛赶到东家的草场上去。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条奶牛就是在草场上被捉住的，把它们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每条牛罚三十戈比，或者是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则坚持说：第一，她们的牛刚刚跑出去；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得立即先放回奶牛。它们一早就被拴在这后院的牲口棚里，没有喂饲料，现在正悲戚地哞哞叫。

“我严肃地说过多少次了，”管家微笑着说，一面回过头来看看涅赫留多夫，好像要叫他作证似的，“你们回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照管好自己的牲口。”

“我刚刚跑去看看小孩儿，牲口就跑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该走开。”

“那么谁去给孩子喂奶呢？总不会让你去给他吃奶吧。”

“要是牲口真踩坏了草场，我也没有话可说，可它是刚跑进去的。”
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踩坏了，”管家转过脸来对涅赫留多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就一点儿干草都没有了。”

“哎呀，可别造孽，”怀孕的女人喊道，“我的牲口可从来没有被捉住过！”

^① 意思是：“你为什么还要逼我死呢？”基督教徒经常戴着十字架，直到死时才脱下来。

“可这回捉住了，你是赔钱还是做工抵偿呢？”

“好吧，我做工，你把牛放了吧，别让它挨饿了！”她气愤地叫道，“我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干，没有片刻休息。婆婆有病，丈夫只会酗酒，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你还逼我做工，不会有好死的！”

涅赫留多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又走到花园里，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可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现在对他来说，这一切是如此明显，因此他惊讶不已：如此明显的事情，人们竟会看不到，而他自己竟也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看出来。

“人民在死亡。人民对自己的死亡已习以为常，在人民中间已养成了一种习惯于死亡的生活态度，听任孩子夭折，妇女超负荷劳动，普遍的，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人民慢慢地便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境的可怕，也不抱怨这种处境。因此我们也就认为这种状况是自然的，理应如此。”现在涅赫留多夫已像白昼一样地明白了：人民已认识到并且经常指出来，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唯一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被地主剥夺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小孩儿和老人纷纷死亡，是由于他们没有牛奶，而没有牛奶又是因为没有土地来牧养牲口，来收割粮食和草料。问题很明显，人民灾难的一切原因，或者至少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自己的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人民的劳动过活的人的手里。人民是如此需要土地，没有土地，人民就要饿死，而且土地就是由这些陷入极度贫困的人们耕种的。但是，从土地上打下来的粮食却被卖到外国去，为的是让地主能买到帽子、手杖、马车、铜器等。现在涅赫留多夫已看得十分明白了，就像他十分明白下面的现象一样：要是把许多马匹关在围墙里，不放它们到牧场上去吃草，那么它们在吃完脚下的一点儿草后，就会饿瘦饿死……这种情况太可怕了，绝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当找到一种消灭这种现象的办法，或者至少自己不再参与这种事了。“我一定要找到这种办法，”他在最近的一条桦树林的小道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思索着，“在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刊上我们反复地谈论人民贫困的原因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办法，然而却唯独没有谈到一种毫无疑义的想法是

唯一可以提高人民生活的办法，那就是停止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于是涅赫留多夫又清楚地想起了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自己对它的信奉，又为今天自己竟然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而感到吃惊。“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享用土地，享用土地给人民带来的一切好处。”现在他才明白了，为什么他一想到库兹明斯科耶土地处理的办法，就感到羞愧。他欺骗了自己：他既然知道一个人不应占有土地，却又承认自己有这种权利；他把土地的一部分收益分给农民，自己留一部分，其实在心灵深处，他明知他对任何收益都是没有享用权利的。现在他不打算再这样做了，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做法。他在脑子里拟构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承认租金也是农民的财产，农民可用这些钱去缴纳税款，并用于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①，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它是最接近单一税的一种办法。但主要的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当涅赫留多夫回到屋里时，管家带着特别高兴的笑容请他去吃饭，并表示担心他妻子在那个耳上挂绒毛球的姑娘帮助下准备的饭菜会煮得过烂、烤得过熟。

桌上铺着一块粗糙的桌布，上面放着一条当餐巾用的绣花手巾，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经折了，盆里盛着鸡肉土豆汤，就是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现在已经被宰了，甚至剁成了小块；汤里还有许多鸡毛呢。喝过汤以后，就吃那只公鸡，公鸡连肉带毛都烤焦了。然后是吃加了许多奶油和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好吃，但涅赫留多夫还是吃了，因为他并没有注意自己在吃什么，他一心想着自己的事，这些事一下子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也冲销了。

每当那个耳上挂绒毛球的战战兢兢的姑娘送菜上桌时，管家的妻子就在门缝里偷偷张望。管家本人则为自己妻子的烹饪手艺而骄傲，笑得越来越欢了。

^① 乔治提出的单一税，是主张资产阶级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成给国家赋税。

饭后涅赫留多夫费了很大劲才使管家安静地坐下来。为了检查一下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想对别人说说自己深感兴趣的问题，就对管家说了他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管家微笑着，装出一副早已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样子，表示很高兴，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听懂。这显然不是由于涅赫留多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涅赫留多夫势必要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可是在管家的头脑里，那种人人都是损人利己的信条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当涅赫留多夫说到土地的全部收益都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时，管家就以为有些地方自己没有听明白。

“我懂了。就是说，这公积金的利钱由您收吧？”他满面笑容地说。

“绝不。您知道吗，土地是不能成为某些人的私有财产的。”

“这话很对！”

“所以，土地上的一切收获，都归大家所有。”

“这样一来，您岂不就没有收入了吗？”管家问道，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是的，我已经放弃了。”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涅赫留多夫的脑子有毛病。于是他立刻想在涅赫留多夫这个放弃土地的方案里寻找可能于他个人有利的东西。他满心以为，涅赫留多夫放弃了土地，他一定能捞到什么好处。

当他明白这也不可能时，就不高兴了，对方案也不感兴趣了，只是为了要讨好主人，脸上才继续保持着笑容。涅赫留多夫看到管家不理解他，就让他走了。他自己又在刀痕累累、染了墨水的桌子旁边坐下来，着手草拟方案，把它写在纸上。

太阳已落到刚刚长出嫩叶的椴树后面去了。蚊子成群地飞进房子里来，不断地叮咬涅赫留多夫。他刚写完了方案的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了牲口的叫声、吱嘎吱嘎的开门声、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涅赫留多夫告诉管家，不要把农民们叫到账房里来，他自己到村子里去，到他们集合的院子里去。涅赫留多夫喝完了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到村子里去了。

七

村长的院子里一片嘈杂声。可是涅赫留多夫一到，谈话声就停止了。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一样，农民们一个个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更穷。姑娘和村妇耳朵上都挂着绒毛球，男人则几乎都穿树皮鞋、土布衣和旧式长衫。有些人还光着脚、穿着单衣，像从地里干活刚回来一样。

涅赫留多夫鼓起勇气，开始讲话，向农民们宣布把土地全部交给他们的想法。农民们沉默着，他们的面部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因为我认为，”涅赫留多夫红着脸说，“不在地里干活的人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是当然的。这说得非常对。”传出了一个农民的声音。

涅赫留多夫继而谈到，土地的收益应大家分享，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他们自己规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将来也由他们使用。可以不断地听到支持和赞同声，但农民们的脸却变得越来越严肃，原来望着东家的眼睛也垂下来了，好像大家已经看出了东家的狡猾，大家不愿意上当受骗，但又不愿意使东家难为情似的。

涅赫留多夫讲得相当清楚，农民们也都听懂了。但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话，这和管家许久不能理解他的话一样；同样是因为，他们毫不怀疑地深信：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至于地主，他们根据祖祖辈辈多少代人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如果地主召集他们，对他们玩什么新的花样，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给土地定多少价钱呢？”涅赫留多夫问。

“我们怎么出价？我们不能出价。土地是您的，权在您手里。”人

群中有一个人说。

“不对，这些钱将来都是由你们自己用在村社的公益事业上的。”

“我们不能出价。村社是一回事，这又是另一回事。”

“你们要明白，”跟在涅赫留多夫后面的管家想替他作一番解释，微笑着说，“现在公爵把土地交给你们，你们要交一笔钱，不过这笔钱又算作你们的资金，用在村社上。”

“我们非常明白，”一个掉了牙的老头连眼睛也不抬，气愤地说，“就像在银行里一样，到时我们就得付钱。我们可不想这么干，因为我们已经够苦了，再这么来一下，我们就要沦为乞丐了。”

“别来这一套了，我们还是按老办法好。”有几个人不满意地甚至粗鲁地说。

当涅赫留多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签字，大家也签字时，他们反对得更激烈了。

“签字干什么？我们以前怎么干活，今后也怎么干活，搞这一套干什么？我们可都是些不识字的粗人。”

“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不习惯干这种事。以前怎么办，以后还怎么办吧。只是种子该取消才对。”几个人都这么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按现行的制度，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是要由农民出的，现在他们要求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是要拒绝，不想要土地啰？”涅赫留多夫对一个年纪不算老、笑容满面的赤脚农民说。这农民穿一件破烂的长外衣，他弯着左手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像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时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改掉在军队里士兵服从命令的习惯。

“这么说，您有足够的土地啰？”涅赫留多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活的样子回答说，竭力把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好像表示，谁要这顶帽子谁就可以拿去似的。

“不过，你们还是考虑考虑我对你们说的话吧。”困惑不解的涅赫留多夫说，接着又把建议重复一遍。

“我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说话算话。”那个脸色阴沉、掉了牙齿的老头生气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里待一天，要是你们改变了想法，你们就派人来跟我说好了。”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这样，事情毫无结果。涅赫留多夫便回到账房里。

“我要向您禀告一下，公爵，”管家回到房里对他说，“您跟他们是谈不拢的。他们这些人可固执啦。只要一开会，他们就变得很固执，谁也说不动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顾虑。其实这些庄稼人，不论是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虽然表示不同意你的做法，但农民是很聪明的，如果把他们叫到账房里来，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着说，“这么一谈起来，简直聪明极了，活像一位大臣，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可是一到会上，就完全换了另一个人，认定一条死理，就咬住不放了……”

“那么，能不能把那些最通情达理的农民叫几个到这里来呢？”涅赫留多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地讲讲明白。”

“这可以办到。”笑容满面的管家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好了。”

“这完全可以，我明天召集他们来就是了。”管家说，笑得更欢快了。

“瞧，他可真狡猾！”一个黑皮肤、留着从未梳理过的蓬乱胡子的庄稼人，摇晃着身子坐在一匹肥马上对旁边一个庄稼人说。这个庄稼人又瘦又老，穿一件破旧长外衣，也骑着马，马腿上的铁绳索绊得叮当作响。

这两个庄稼人夜里赶马到大路边去吃草，并打算偷偷地放它们到地主的树林里去。

“只要你签个字，土地就白送你。他们捉弄我们的事还少吗！不，老兄，你办不到。如今我们自己懂得了。”他补充说，接着呼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呼唤着，停下马，回头看了看，但小马没有在后头，而是从旁边闯进草场里去了。

“瞧，这小杂种，跑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留着蓬乱胡子的黑皮肤的庄稼人说，听见那匹离群的小马在嘶鸣。这匹小马在沾满露珠、飘着沼地清香的草场上，踩得酸模沙沙作响。

“听见吗，草场上长满杂草了，到休假日就该派娘儿们到对分制地里去锄草了，”穿着破长外衣的瘦庄稼人说，“要不然，镰刀会弄坏的。”

“他说，‘你们签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人继续对东家的话评论说，“你要是签了字，他就会活活地把你吞下肚子里去。”

“这话不假。”瘦老头回答说。

他们再没有说话。只听见马蹄走在坚实的道路上的踢踏声。

八

涅赫留多夫回到屋里，发现准备给他过夜的账房里放着一张铺着鸭绒垫子的高大的床，床上有两个枕头和一条深红色的、织得很密且带有花纹、厚得卷不起来的双人被子。这显然是管家的妻子的嫁妆。管家请涅赫留多夫去吃中午剩下的饭菜，可是涅赫留多夫拒绝了。管家为起居和饭食方面的不周到道了歉就出去了，把涅赫留多夫一个人留在房子里。

农民们的拒绝丝毫没有使涅赫留多夫感到困惑，相反，虽然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一再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则在表示对他不信任，甚至敌意，他仍然觉得心里平静和高兴。账房里很闷热，也不干净，他走出户外，并想到花园里去，然而他一想起那个夜晚，那个女仆房间的窗子和后门廊，就不愿到那些被犯罪的往事玷污的地方去了。他又在门廊里坐下来，呼吸着那充满桦树嫩叶浓郁芳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望着那漆黑一片的花园，倾听着那磨坊的潺潺水声、夜莺的啼啭，还有那在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什么鸟发出的单调的啸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东边，在粮仓后面，初升的月亮洒下一片银光。闪电的强光越来越明亮地照出了百花盛开的花园和破败不堪的房舍。远处雷声隆隆，漆黑的乌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天空。夜莺和其他鸟雀停止了歌唱。在磨坊的哗啦啦的流水声中传来了鹅的呱呱叫声。后来在村子里，在管家的院子里，早鸣的公鸡相互响应着啼叫起来了。常言道：夜晚过得欢，公鸡叫得早。对于涅赫留多夫来说，这个晚上不仅过得快活，这在他简直就是一个欢乐而幸福的夜晚。想象力又重现了他往昔岁月的印象：当初他年轻、纯洁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他感到现在自己不但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同一生最好的时光中一样快活，他不仅记得，而且感

觉到他现在就像当年一样：当时他还是十四岁的孩子时，曾向上帝祈祷，求上帝给他揭示真理；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儿，曾伏在母亲的膝盖上，哭着向她告别，答应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当初他还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永远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使一切人变得幸福。

这时他又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经受到的诱惑：他既留恋房子，也留恋他的森林、庄园和土地。现在他问自己，是不是还舍不得这些东西？他现在甚至感到奇怪，他怎么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了他今天看到的种种情景：那个拖儿带女、失去丈夫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了他涅赫留多夫的森林里的树木而被关进牢房的；那个可怕的玛特辽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她口头上说过，像她这样处境的女人应当去做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面容苍老、不停地怪笑、由于饮食不足而濒于死亡的可怜的娃娃；那个怀孕的、羸弱的妇女，由于疲劳过度无力看住那头饥饿的奶牛而被罚去为他做工。此时他还想起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锁链，接着又想到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京都大城里老爷们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一切都十分清楚，毋庸置疑了。

一轮差不多是全圆的明月从库房后面升起，在整个院子里投下了黑影，破房子的铁皮房顶被照得亮光闪闪。

那只沉默了一会儿的夜莺好像不愿意错过月光似的，又开始在花园里啼啭起来。

涅赫留多夫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时候，如何地开始考虑他自己的生活，解决他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的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又如何陷入了迷乱，不能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给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却感到奇怪，这一切竟是那么简单。之所以会变得简单，是因为他现在已不考虑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对这一点已根本不感兴趣，只想到他应该做的事了。说来奇怪，他自己需要什么，他怎么也不能确定，而应该对别人做些什么，他却清清楚楚。现在他毫无疑问地知道，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留着土地是一件坏事；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不应该丢下卡秋莎不管，应该帮助她，做好一切准备去向她赎罪；他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必须去研究、